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都市农业发展 ——超越农—城分离的传统现代化范式

Development of Urban Agricultur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eyond the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Paradigm of Agriculture-Urban Separation

吕慧妮 王红扬
LYU Huini, WANG Hongyang

摘要：农业能否成为未来都市图景？当前的城市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尚未明晰。传统现代化范式对农业认知狭隘、推行过快过大框架的城市化模式，形成农业与城市分离的关系，从而引发城乡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双重危机。本文反思传统现代化遵循的机械切分思维，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引导树立有机的整体发展观，结合中国农情、城情指明了发展都市农业、推动农—城协同共生的方向。之后，本文探讨了中国发展都市农业的系统化路径，从规划体系、管理细则、参与机制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为迈向城乡共荣的中国社会未来作出探索。

Abstract: Can agriculture be the future urban landscape? The answer of the current urban studies to this question is not yet clear. The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paradigm has a narrow understanding of agriculture, implementing urbanization model of fast and large framework, which form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urban, and causes the multiunit cris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including resource crisis, environmental crisis, social crisis and economic crisis. By reflecting on the mechanical segmentation mindset that underpins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advocat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n organic and holistic development outlook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ombining with Chinese agricultural conditions and urban condition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ing urban agri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cooperative coexistence of agriculture and urban. Lat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ystematic path of developing urban agriculture in China, putting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in planning system, management rules and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explore the future of social development towards urban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关键词：都市农业；传统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农—城分离；城乡融合；农—城协同；系统化路径

Keywords: urban agriculture;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griculture-urban separ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griculture-urban collaboration; systematic path

作者：吕慧妮，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
lvhn_sysu@163.com
王红扬（通信作者），博士，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hongyang@nju.edu.cn

农业园艺在城市地区的风靡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民众打起了轰轰烈烈的“绿色游击战”^[1]，在窗台屋顶、道路绿地、废弃荒地上，“见缝插针”地种上蔬菜。在我国不少城市社区，这种带有乡村生活印记的场景也不断上演，“种菜”一词仿佛天生带着魔力，无论在哪个城市都能刮起风潮。例如在2020年长春市专项整治行动中，全市共排查出种菜点5 914处，清查绿地513 654 m²，相当于71个足球场的面积^[2]，可见城市居民种菜行为之普遍。

与这股城市种菜风潮相对的，是社会各界对在城市开展农业活动的争论不休。一方面，在现有的城市政策下，“圈地种菜”“毁绿种菜”常被视为屡禁不止的顽疾，这种非正规行为因违反城市绿化条例、市容管理法规和物业管理办法遭到管制，且因“困水积肥、蚊蝇滋生、垃圾乱堆”遭到不少民众反对。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对农业日益增长的需求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社会各界人士还是普通市民，这种发自内心的田园情结都难以压抑，以城管部门“除菜还绿”收场的剧幕过不了多久又会出现。

这些争议已然不是“制止城市不文明行为”与“种菜许我城市田园梦”之间的话语冲突，而是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在城市的缺席，在城乡之间、民众之间撕扯出的一条需要弥合的裂痕。

农业在城市为何饱受争议？农业在城市何去何从？现有研究尚缺乏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回答。本文通过审视传统现代化范式下农业与城市分离的机制，反思传统现代化遵循的机械切分思维，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树立有机的整体发展观，厘清发展都市农业的意义，并构建发展都市农业的系统化路径，以此展望中国社会未来新图景。

1 审视传统现代化范式下的农—城关系

1.1 传统现代化范式下的农—城分离

农业在城市缘何受阻？这与现代化进程推崇农业与城市分离

的发展模式息息相关。现代化是工业革命后人类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发达的社会多方面经历的剧烈变革。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开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核心，以农业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市场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模式，实现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一过程一度成为世界各国竞相模仿的范例。然而，这一套传统现代化范式内含工业为先、资本至上、殖民主义、自由市场论等浓重的资本主义色彩，照搬这套模式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全球生态危机”等诸多问题也让不少后发国家陷入发展陷阱^[3]。循着这一经典范式，不少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筑起了城乡对立的藩篱，在此背景下农业与城市的关系也变得若即若离。

农业社会时期，农业与城市一开始是紧密关联的，在国内外古代城市研究中，无论是乌尔城、埃利都城和乌鲁克的花园菜园，或是古希腊古罗马城市住宅中的庭院空间，还是中国商周时期的圃、苑、园、圃^[4]，农业始终伴随着城市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而存在^[5]。然而，现代化打破了长期以来农业与城市共存的状态。在西方，通过对农业大规模工业化改造的“集约化大生产模式”推动了粮食大增产，交通、冷藏等生产技术的变革使远距离运输食物成为可能^[6]，而在城市导向之下农业用地因其经济价值较低常被视为“城市的残余变量”^[7]，渐渐从城市空间中消退，甚至远离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与日常生活^[8]。以美国为例，garden一词的语义逐渐从“农园”向“花园”转变，21世纪初一项调查表明美国大多城市规划机构已不认为农业属于城市规划议题，农业不可避免地沦为城市的“陌生人”^[9]。

相应地，我国自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影响久远的“工农剪刀差”政策，还是改革开放后推行至今的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城镇化发展潮流^[10]，在城乡二元格局之下，农业始终未能在现代城市站稳脚跟。追随西方，我国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也掀起了城市“去农化”风潮，原本就近自给自足的“食物里程”转变为更多依赖于遥远区域供应的工业化食品供应链^[11]，本地农业生产功能不断弱化；在市容市貌的塑造上，不少地区纷纷效仿欧美大城市

的绿化样式，大面积移植外来物种批量造景，并将其视为现代的靓丽风景线，乡土作物则被舍弃^[12]。至此，农业成为我国大多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灰色地带，有些地区虽有所改观，出现零星的城市菜园，但大多数时候农业在城市依旧处于“游击”状态，受到各类政策的限制；“农业—农村—农民”成为落后的代名词，难以与“工业—城市—市民”为伍，学界对都市农业的描述也较少关联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城乡整体生态系统，令人遗憾。

1.2 农—城分离衍生的双重危机

传统现代化范式兴起乡村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去农化”风潮，农业用地与农作活动被从城市中剔除，农—城分离引发了系列连锁反应，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危机，造成乡村居民弃耕非农化和城市居民非正规农业并存的怪象（图1）。

其一，无论是以工业化的方式改造农业还是推进城市化，都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损耗与环境破坏。农业现代化主要通过机械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但是打破了生态系统中人、生物与水土资源的物质能量循环，所以要依靠化肥农药等“粮食的粮食”来维持产量，导致土壤流失退化和重金属污染、水资源污染和地下水耗竭、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破坏问题^[13]，并诱发食物链恶性循环、食品安全等系统性风险^[14]。城市在“去农化”之后依靠大量水土林矿资源、农业产出和劳动力投入，大力发展工业，并以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快速推进城市化，使原本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更加复杂。

其二，以严格的分工、分区等手段分化城市与乡村，造成了城乡差距过大等社会经济问题。乡村因农业机械化和限制工业化而就业机会减少，资金、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被抽空，公共服务水平恶化，带来乡村衰败等“乡村病”，乡村居民在务农收入过低的情况下为追求收入保障，不得不弃耕外出打工，或者采用非粮化、非农化手段提高收益；而城市地区因大量人口涌入、建设用地大肆扩张而造成交通拥堵、绿色空间缺乏等“城市病”，城市居民对以生态品为主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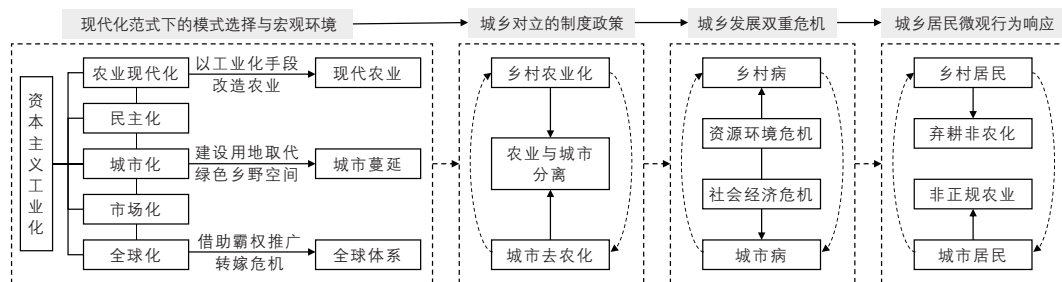


图1 传统现代化范式的农—城分离连锁反应

精神需求不断升级^[15]，对食品质量诉求愈发强烈，但在城市对农业活动的限制性政策之下，只能通过“毁绿种菜”等非正规行为纾解“田园乡愁”。农业与城市分离，最终使农业成为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彼此之间的无可奈何。

1.3 反思传统现代化范式的农—城认知

传统现代化范式推崇农—城分离，通常是基于以下对农业的狭隘认知。其一，认为农业属于乡村领域不属于城市领域，粮食生产是农民的、市场的而不是全社会的责任；其二，认为农业是低价值的，城市土地稀缺，农业用地应该给经济价值更高的建设用地让位；其三，认为种植粮食蔬菜不如种植花草树木美丽，农业在城市环境中“不入流”。总的来说，这种在农业所属地域范围之间、农业与工（商）业之间、农业门类之间制造对立的手法，切分了城乡地域、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的时空统一有机整体，将农业视为服务于工业化大生产的资本增值活动。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 1.0 版的集约化大农场广受推崇，这种模式通过农业规模扩张推动地租总量增加，有利于获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深化。但大农场在非殖民地条件下很难形成，于是便衍生出用工业方式改造农业的 2.0 版，即在规模化和集约经营的基础上，通过设施化农业、工厂化农业拉长产业链，形成农业的收益^[16]。然而，这两种模式均属服从经济增长的机械形式，越是工业化改造，越是造成愈发严重的负外部性。

与此同时，传统现代化范式推行过快过大框架的城市化模式，特大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增长，并越发占据主导地位，正如芒福德所言“呈现出一种非人性、无机化的总趋势”。在“未来城市”的蓝图中，像农业这类有机的人工方法被逐步排斥，并被快速、精巧的机械装置所取代，用以扩大经济效益，城市不断向外扩张，秀丽的风景越来越远，资源供应距离越来越长，“有活力的、能独立存在的、充分有感觉的生命占比不断下降，城市越来越标准化、机械化、普遍化”^[17]。在过去深受大城市病困扰的一个世纪中，城市建设者对此作出了各类“纠正”工作——清除贫民窟，建立示范住房，向郊区求取更优美的环境，进行系列化的城市更新……然而这些建设活动只是表面上换成新的形式，本质上仍然是机械扩张，并不能解决深刻的社会生态问题，反而形成一种反人类、反生态布局，进一步深化了原有的矛盾。

总的来看，所谓“（传统）现代化”范式带有旧阶段显著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色彩，虽然以工业化改造和专业化分工的方式实现了生产力的极大进步，但已不能适应当下人类

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言，“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18]。

2 中国式现代化的农—城关系与都市农业

2.1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农情与城情

当前，我国进入了城镇化的下半场，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60%（2025 年末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7.89%^①），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生产力落后引发的发展困境，而是集中体现为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问题，社会发展目标也从追求快速发展转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发展阶段需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19]，“中国式现代化”与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便是对传统现代化范式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以有机整体的发展理念纠偏传统现代化范式的机械切分思维，也必然需要超越过去对农业、城市以及农—城关系的局部视角。选择农业与城市协同的道路，发展都市农业，将以农—城共生推动城乡融合，实现打破城乡界限、消除工农差别的范式突破，通过在空间上整合、在功能上互补、在利益上联结，迈向发展的统一整体。

从农业本身来说，中国拥有发展都市农业的深厚土壤。国家战略上，我国“人多地少水更少”的资源禀赋和“大国小农自然人”的基本农情，决定了中国人必须将饭碗牢牢端在手里，而城镇化越发展，食品需求增长与农业生产空间减少的矛盾越突出，农业、农地的地位将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变得更加重要。发展基础上，都市农业形成于生态产品需求最旺盛的大都市区，随着我国农业的物质基底和装备条件不断改善、农业产业结构变革深入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涌现^[21]，都市农业将有效提升城市食品自给能力，成为我国农业版图中不断扩大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减少食物里程及其衍生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食品质量问题，保障着城市区域的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制度环境上，中国城市土地公有制这一特殊的产权制度安排、中国人民传承着的古老农业大国的“种菜”基因、中国雅俗共赏的古典园林造景艺术，以及当前上海、广州、成都等大都市开始盛行的“四小园”^②、“公园城市”的创新实践，都为都市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从城市角度来看，发展都市农业对于描绘城市新图景有推动作用。一方面，都市化正日益成为中国城市社会的关键

① 数据源自：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

② 四小园即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小公园。“四小园”是广东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通过因地制宜打造农村“四小园”等小生态板块，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环境。

特征，无论是交通、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还是旅游、商贸等各类人文交流活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都持续深化，都市农业既与乡村、农民、农地紧密关联，也是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大都市区能否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单体规模巨大，大都市区绵延数百公里，人口多达百万、千万，但土地开发强度较高与土地利用低效的情况同时存在，在这大而填不满的城市框架中如何实现精明再开发？在一般供给过剩的宏观背景下，去工业化将成为大势所趋，被更替下来的空间如何转换？都市农业成为一个富有希望的选项。此外，在当前财政紧缩与空间景观化的背景下，如何规避铺张浪费式的绿化盆景，树立节约型绿化美化新观念，提高财政投资效率？都市农业虽不直接体现经济效率与城市核心竞争力，却是节省城市运行成本的可行方式，也是增强城市韧性的战略基石、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功能载体^[22]。

2.2 发展都市农业，推动农—城协同共生

迈向新的现代化范式，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它重要、紧迫，又恰逢其时。“都市”一词常指城市化发展到中心城市与外围乡村地区紧密共促的高级阶段^[20]，这与我国城镇化下半场的转型方向相契合，都市农业正是孕育于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发达形态^[23]。作为一种农业与城市互互的地域经济概念，都市农业指服务于城市多元需求、主要位于城市内部及其周边地区的动态的广义农业形式，包括城市建成区的园林绿化、插花状的小块农田、垂直农业、各类庭院菜园，城乡结合部的集中式农园等近郊农业，以及其他受都市圈影响的农业类型^[24]。都市农业不同于以往农业与城市若即若离的状态，而是以其粮食生产与经济支撑功能、生态保障与景观美化功能、社会文化与休闲交往功能等多功能属性融入城市功能体系的多样化布局，作为一种经济、生态、社会的“蓄水池”“资产账户”，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空间储备体系的重要载体。

发展都市农业，使农业与城市协同共生，需要破除城乡对立藩篱，推行城乡融合的用地市场、社会保障等制度，使

乡村通过百业发展走向和谐共生、城市通过适农发展迈向生态转型，城乡居民形成紧密的社会化合作关系，实现互促共荣（图2）。当农业不再是地域上的强制性分区或身份上的阶级性分工时，人民能以集体智慧创造农业新内涵，城市因农业更健康、更宜居、更安全、更美丽，农业也因城市的经济文化要素置入而激发活力，借助都市圈的辐射作用带动乡村发展。正如《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利益……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城乡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18]。让农业融入城市、归属于民众，以一种适用于普通人、所有人的新乡土方式解决现代中国的问题^[25]，“都市中的田园”与“田园中的都市”相映成趣，农业方能成为中国社会未来图景的重要底色。

一方面，农业未来要向多元且包容的社会生态实践转变。从自身的资源禀赋看，中国有且仅有极个别地区能开展农业1.0版的规模化大生产，而农业2.0版也因严重污染水土造成环境破坏正在逐步退出。当前，随着观光农业、养生农业等乡村农业模式兴起，城市社区农园等都市农业官方议程相继出台，各地已经有意识地推出农业3.0版，即结合本地自然条件和社会资源，以一二三产融合开发在地多元化农业，并向社会化生态农业的4.0版演进^[16]。农业的春风需要在包括城市乡村在内的都市区广泛拂开，通过知识、劳动、技术等要素投入，以及社区协作与模式创新，共享范围经济；同时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性的内涵，将农业所内含的生态、教育、文化等非经济功能凸显出来，走进千万家，带动农业回嵌资源环境、回嵌乡土与城市社会，最终回馈人类与自然。

另一方面，城市未来应追求从容且灵巧的都市社会形态。都市农业可以与环境保护、健康成长、社区自治、食品安全、土地管理等应对城市病的城市综合计划结合，以多元、包容的姿态形成跨越食物、人、生态系统、文化认同、就业、土地的概念，为城乡民众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赋能、赋权、赋值工具^[26]。未来城镇化应当借助这类新概念，积极探寻那些既能摆脱大城市的过度拥挤、又能避开无序蔓延的精明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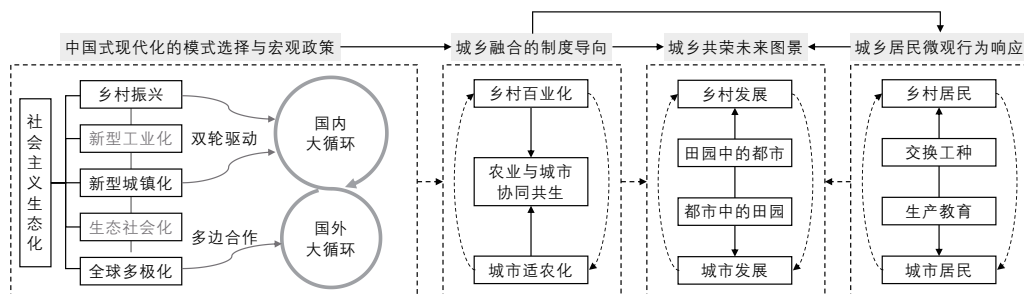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式现代化以农—城协同共生实现城乡互促共荣

长方式。城市之所以稳定且安全，是因从乡村、农业中获得了孕育、保护和照料生命的土壤，根源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互惠关系。也正是如此，城镇化需要放慢机械扩张的步伐，形成顺应自然生命周期的慢城、慢生活方式，形成兼顾每一个社会成员利益的共同体网络，在城市与乡村融合、农业与城市协同过程中，展现不同于以往快速城镇化阶段的都市社会新面貌。

3 中国发展都市农业的系统化路径

3.1 嵌入城市规划体系，形成农业用地多元保障

(1) 将都市农业纳入城市发展目标与城乡融合布局

从发展战略层面正视都市农业的价值，修正限制都市农业的法律法规，将都市农业确立为城市功能之一，形成支持都市农业的政策导向，有利于摆脱农业在城市中的灰色身份，为农业在城市合法、稳定地开展奠定基础。应当在城市总体结构及相关专项规划中对都市农业予以表达，将都市农业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城乡融合的大农业循环体系与“自然景观—大地景观—塑造景观—科技景观”的连续样带^①（图3）。最终，从顶层设计层面推动都市农业功能与城市空间布局融为有机整体，使城市发生革命性的形式

变化，打造注重非盆栽式的内生型城市景观，形成中国特色的“田园城市”“园林都市”新风尚。

(2) 探索建设用地与农业活动梯度兼容和隙地转换

将都市农业纳入详细规划，积极搭配本土作物，注重在不同用地上发挥农业的多元功能，高效利用土地^[28]。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应当规定各类城市建设用地是否须兼容都市农业、兼容哪类农业活动、多大程度兼容以及相关限制性条件，合理配置农业与非农业景观、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农业景观，并探索置入用地折算与容积率奖励规则，鼓励各类开发主体将都市农业纳入项目建设^[29]。对农业用地本身，则改变单一粗暴的功能切割方式，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综合整治、多维混合提升农业用地复合功能，促进生态循环。除此之外，需要进一步探索城市隙地的识别、收储和转换利用工作（图4），将都市农业视为空间更新的一种重要途径，促进城市对农业活动的兼容与复合利用。

(3) 出台绿色适农化建筑构筑标准与城市设计导则

由于我国城市地区建筑密度较高、开放空间较少，在有限的选择下，阳台、屋顶、墙面等建筑模块成为城市居民开展农业活动的主要选择之一，而垂直农业空间和庭园农业对建筑的结构、采光、防水、排水、消防等都有一定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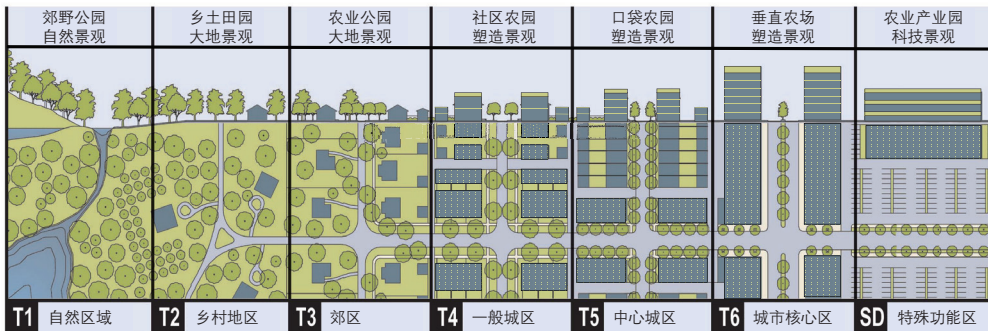


图3 都市农业布局于城乡融合连续样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27]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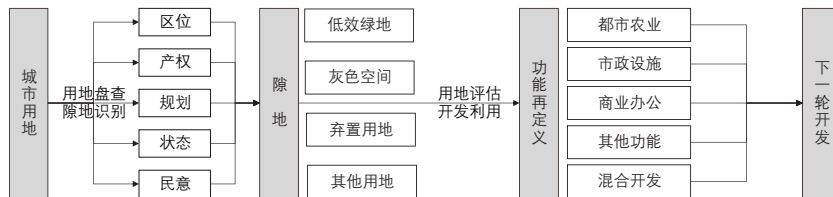


图4 城市隙地识别与开发都市农业实践的框架构想

① 样带是生态学调查中覆盖不同环境类型的带状区域。2002年，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师安德鲁·杜安尼（Andrés Duany）和艾米丽·塔伦（Emily Talen）借鉴生态学研究方法，在《美国规划协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发表文章，提出“样带规划”（transect planning）这一理念，作为践行新城市主义、引导城市实现精明增长的新方法。详见：DUANY A, TALEN E. Transect plann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2, 68(3): 245-266。

因此必须在充分论证建筑物及其周边场地可行性之后，选取都市农业的适宜形式。应当出台兼容都市农业的建筑物构筑标准，实施老旧建筑的适农化改造，完善新建筑的农业功能配套，创造垂直农场等新型农业专用建筑，并注重建筑农业空间与道路、给排水、消防等市政系统的有效衔接（图 5），拓展出台适农社区、适农街道等多元场景的城市设计导则，鼓励都市农业充分融入城市居民生活圈，推动发展都市农业与丰富群众生活双向互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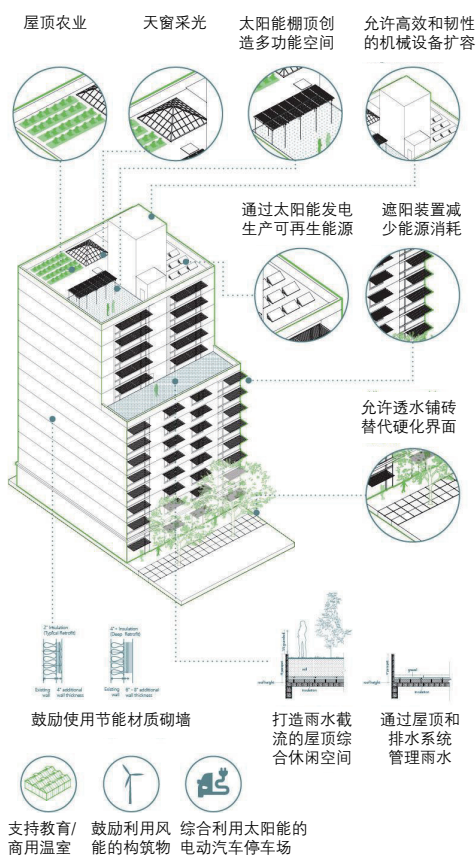


图 5 纽约市纳入区划条例与城市设计导则的绿色建筑构筑指引
资料来源：作者译自 <https://www.nyc.gov/site/agriculture/faq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page>

3.2 制定实施管理细则，规范引导都市农业行为

(1) 制定管控细则，规范都市农业活动

都市农业具有外部性，由于城市不像乡村拥有广阔的空间用以容纳、消解污染物，所以城市居民自发的农业活动在缺乏管理与引导之下往往容易产生气味滋扰、水土污染、噪声干扰等负面效应，使其备受争议。基于此，需要制定环境管控细则来规范农业活动，形成良好秩序以利于都市农业持续发展。应当出台详细的技术规范、管理条例和行动指南（如面向民众的《都市农业操作手册》），一方面对肥料种类、作物类型、杀虫剂使用、动物养殖和垃圾处理方式等容易产生负面效应的相关活动作出详细规定，另一方面对适宜城市环境的农业生产技术（如可移动容器种植、水培），以及物质循环生态技术（如雨水收集、厨余垃圾堆肥）等进行鼓励^[30]。

(2) 加强部门协作，支持全农业链发展

都市农业涵盖生产、加工、销售、分配、消费、回收等环节，涉及规划、住建、农业农村、园林、水务、市场监管、环境卫生等部门，需要部门之间联合协作，出台相互协调的支持都市农业发展的工作方案与行动倡议^[31]，消除限制都市农业的政策性障碍。例如：由农业或园林部门确保农业活动的合格土壤、良种绿肥等材料供给渠道或提供技术交流平台，由规划、住建、水务部门完善用地、构筑物、基础设施等空间保障，由环卫部门提供堆肥、有机垃圾处理设施等促进循环利用的生态卫生系统，由市场部门推动“农夫市集”“临时摊点”“农产品平价直销店”等市场接入举措，由财税部门对符合政策导向的市场主体给予财税激励或金融服务，由科技部门立项鼓励都市农业的科技研发推广、模式效益研究以及政策转换输出。

(3) 孵化新型业态，构筑多类生产景观

都市农业可以结合城市空间特征、生产要素、生活节奏，孵化社区支持农业、食品短链经济等新型业态，扩展城市居民农耕体验、健康慢食等就近消费形式，推广社区团购、净菜配餐等新式营销，充分释放创新创业活力（图 6）。应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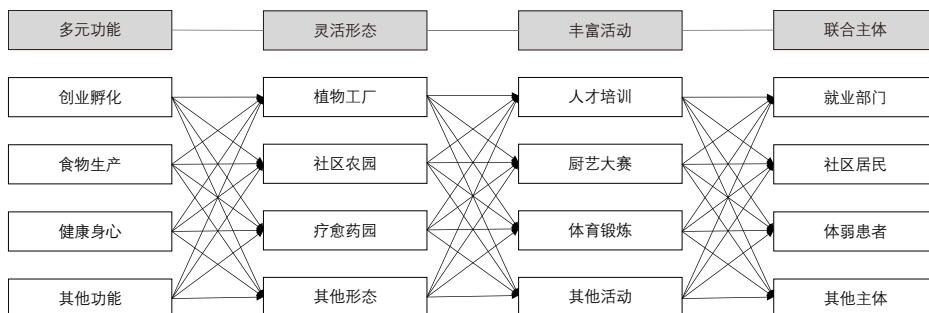


图 6 通过都市农业功能、形态、活动、主体搭配打造多类生产景观矩阵

注重将都市农业场所作为绿色基础设施,搭建有序分散风险的农产品应急保供体系,增强城市韧性,抵御疫病灾害冲击;并将其作为城市培育和保护地方物种基因库的重要形式,转化运用到城市绿化的种植、养护、防治等产业链中。此外,响应知识经济时代潮流,策划丰富多元的农业教育、研发、服务、科普活动,打造都市农业博览园、都市农业科技馆、耕读诗书农场等农业型创意集群,在智慧农业、循环农业、立体农业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构筑多类既拥有古老传统又运用新兴科技的生产景观。

3.3 健全多元参与机制,搭建全民园艺行动网络

(1) 以学科联合研发推广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

都市农业的发展需要多学科联合提供基础研究与技术支持,涉及遗传育种、智慧农业、病虫害防治、景观生态、建筑设计、设施农业等学科知识,以及生物工程、雨洪管理、绿色建筑、受控环境农业等农业信息与工程技术的综合运用。但这些知识与技术不能局限于科研单位中,而是要通过构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多元灵活的方式将其推广于民、用之于民,扩大我国都市农业知识科技的普及范围。壮大市场化社会化科技服务力量,不仅要进一步深化原有的乡村农业专业化服务体系,也要逐步引导农技推广、植保、种子等公益性农业服务体系向城市延伸覆盖,让农业科技走向城市的千家万户,可通过充分释放高校院所、农科企业等单位的农业科技服务动能,建立学、研、产、服融合的农业科技创新联盟,让知识、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领域充分流动^①。

(2) 以社区作为开展都市农业活动的最佳载体

社区拥有清晰的用地权属与较稳定的社会集群,具有开展都市农业实践的天然优势;而农业以食物等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为纽带,能有效联结场域内原子化的个体,社区农园、集体农场等都市农业集体实践可帮助激活公共空间培育社会资本,有利于形成社区共同体,实现正向反馈。为此,应重视群众自发形成的组织力量,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或社区组织(如乡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城市的居民合作组织),并以微创投、微公益、微基金、微平台等创新形式激发社区活力,给予社区一定的自主决议权,鼓励民众共同参与都市农业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要扭转城市乡村各自为战的状态,借助“互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打破认知束缚与信息壁垒,以短程农业、社区支持农业、有机农业等形式实现地域联合,让市民与农民互相支持,分担农业生产的风险和收益,破解“买贵卖难”困局^[13],使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责任由全社会

共担,实现社会公平。

(3) 重视行政化、市场化、专业化力量的加盟

通过行政号召,让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机构发展学校农园、医院农园等都市农业形式,面向社区或公众开展自然教育、研学讲座等公共活动,发挥都市农业的科普教育、健康疗愈等社会文化功能。同时,探索拓展都市农业的就业容量,设置面向城市失地农民或失业居民的救济计划,开发面向妇女、青少年和老年人的赋权与技能培训活动,为弱势群体建立生活尊严,激发都市农业的社会保障功能。另外,通过政策支持与市场激励鼓励社会企业、社区规划师、公益机构等专业化力量的加入,能够为都市农业在社区地开展提供更为便捷的资源或服务,填补行政化管理制度和非正式自组织之外的空白。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以更加灵活、多元的伙伴关系创新都市农业发展模式,搭建全民参与的行动网络,让农业园艺从个人的职业劳动或休闲爱好转变为集体的社会实践,筑牢广泛的群众基础,持续夯实都市农业的发展根基。

4 总结与展望

在经历工业革命后高科技盛行的今天,呼唤人与自然关系的回归、呼唤人性的回归是全人类的共同议题——农业成为一条特殊的纽带,连接着人与人、人与自然,滋养着、修复着被机械切分而变得日益支离破碎的生命系统。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农业对城市而言,不是“残余的变量”,而是“必要的盈余”,它对人类向前发展具有引领性。发展都市农业,尤其是指明中国情境下农业与城市协同共生的方向、细化农业正面进入城市的系统化路径,是为展望中国式现代化的农业未来、城市未来、社会未来作出的重要探索。

在中国批判与省思传统现代化、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之际,城市规划者该如何借助都市农业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向往?本文虽对这一蓝图做了初步描绘,但都市农业研究还需要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城乡土地制度、规划布局指导意见以及详细准则等方面作出空间学科的探索。另外,随着碳中和等新的战略目标的提出,响应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号召,开展都市农业效益的量化、显化研究,将其转化为可视化评价指标,并探索可指导官方行动计划、生态化项目设计等的具有操作性的应用路径,亦是极具价值的创新方向。中国特色都市农业研究,依旧任重而道远。UPI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① 例如广州市发起的“广州城市小菜园”行动,搭建了集农产品采购、农业知识科普、种养技术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市场化服务平台,并配套“广州农博士”农技专家团队,为市民、学校、社会公众等提供种植技术、专家问诊、良种良法等服务,引导民众以科学的方式开展农业活动。

参考文献

- [1] MICHAEL H, LOVEMORE C, HANGWELANI M, et al. Guerrilla gardening and green activism: rethinking the informal urban growing movement[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8, 170(1): 6-14.
- [2] 吉林省人民政府. 长春市: 开展毁绿种菜专项整治行动 [EB/OL]. (2020-06-22)[2023-06-10]. http://www.jl.gov.cn/zw/yw/zwlb/sx/sz/202006/t20200622_7280582.html.
- [3] 韩保江, 李志斌. 中国式现代化: 特征、挑战与路径 [J]. *管理世界*, 2022, 38(11): 29-43.
- [4] 史克信. 城市农业空间形态的历史发展对当代的启示 [D]. 济南: 山东建筑大学, 2012.
- [5] 唐燕. 中国式乡愁: 农耕时代城市中的农作要素 [J]. *规划师*, 2015, 31(9): 138-142.
- [6] 孙艺冰, 张玉坤. 国外城市与农业关系的演变及发展历程研究 [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 208(3): 15-21.
- [7] AZUNRE G A, AMPONSAH O, PEPRAH C, et al. A review of the role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the sustainable city discourse[J]. *Cities*, 2019, 93: 104-119.
- [8] 赵继龙, 史克信, 刘长安. 美国城市农园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J]. *世界农业*, 2011, 389(9): 61-65.
- [9] POTHUKUCHI K, KAUFMAN J L. The food system: a stranger to the planning field[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7, 66(2): 113-124.
- [10] 张京祥, 申明锐, 赵晨. 乡村复兴: 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5): 1-7.
- [11] 马恩朴, 蔡建明, 郭华, 等. 城市化背景下食物系统耦合研究的理论框架及优先方向 [J]. *地理学报*, 2021, 76(10): 2343-2359.
- [12] YU K. Beautiful big feet[N/OL]. (2009-06-12)[2023-06-10]. <https://www.harvarddesignmagazine.org/issues/31/beautiful-big-feet>.
- [13] 房艳刚, 刘继生. 基于多功能理论的中国乡村发展多元化探讨: 超越“现代化”发展范式 [J]. *地理学报*, 2015, 70(2): 257-270.
- [14] 刘毅. 论中国人地关系演进的新时代特征: “中国人地关系研究”专刊序言 [J]. *地理研究*, 2018, 37(8): 1477-1484.
- [15] 李小云, 杨宇, 刘毅. 中国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 [J]. *地理研究*, 2018, 37(8): 1495-1514.
- [16] 温铁军, 张俊娜, 邱建生, 等. 农业 1.0 到农业 4.0 的演进过程 [J]. *当代农村财经*, 2016(2): 2-6.
- [17]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538-545.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78-243.
- [19] 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 [J/OL]. 求是, 2021-01-15[2023-09-04].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1/15/c_1126984966.htm.
- [20]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N]. *人民日报*, 2022-10-26(001).
- [21] 孙世芳, 宋洪远. 再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 [N/OL]. *经济日报*, 2021-07-04[2024-05-05]. http://paper.ce.cn/jjrb/page/1/2021-07/04/06/2021070406_pdf.pdf.
- [22] 薛艳杰. 上海社科院 | 超大城市为什么更需要大力发展都市农业 [EB/OL]. *澎湃新闻*, 2021-03-10[2024-05-0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443809.
- [23] 张占耕. 都市农业是城乡工农融合过程中的农业形态 [J]. *学术月刊*, 1998(11): 41-44.
- [24] 农业农村部. 都市农业与城郊农业的联系与区别 [EB/OL]. (2012-04-24)[2023-06-10]. https://www.moa.gov.cn/ztl/jlh/zlzb/201204/t20120424_2610441.htm.
- [25] 俞孔坚. 大脚革命与新桃源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3: 1-20.
- [26] BEN-OTHMEN M, CARDOZE V, HANI J, et al. Urban and regional agriculture: building resilient food systems[M]. Vaduz: Academic Press, 2023: 11-40.
- [27] DUANY A, TALEN E. Transect Plann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2, 68(3): 245-266.
- [28] 杜兴端, 常洁, 郭耀辉, 等. 新发展阶段城市农业的价值与发展路径研究 [J]. *江西农业学报*, 2023, 35(1): 214-219.
- [29] 高宁, 张佳, 胡迅. 城市农业规划策略研究: 以美国为例 [J]. *世界农业*, 2019(7): 83-89, 115.
- [30] 高宁, 张佳, 胡迅. 为城市农业“辩护”: 城市农业规划策略探讨 [J]. *国际城市规划*, 2021, 36(2): 84-90.
- [31] MEENAR M, MORALES A, BONAREK L. Regulatory practices of urban agriculture: a connection to planning and polic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7, 83(4): 389-403.

(本文编辑: 许政)